



WISDOM OF

THE WEST

A Historical Survey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Setting



西方的智慧

——从苏格拉底到维特根斯坦

(全译本)

Bertrand Russell

[英] 伯特兰·罗素 著

瞿铁鹏 殷晓蓉 王鉴平 俞吾金 译 瞿铁鹏 殷晓蓉 修订

上海人民出版社

WISDOM OF
THE WEST
A Historical Survey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Setting

西方的智慧

——从苏格拉底到维特根斯坦
(全译本)

Bertrand Russell

[英] 伯特兰·罗素 著

瞿铁鹏 殷晓蓉 王鉴平 俞吾金 译 瞿铁鹏 殷晓蓉 修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的智慧：从苏格拉底到维特根斯坦：全译本 /
(英)罗素(Russell, B.)著；瞿铁鹏等译.—2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书名原文：Wisdom of the West
ISBN 978-7-208-13664-9

I. ①西… II. ①罗… ②瞿… III. ①西方哲学-哲学史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2514号

责任编辑 任俊萍
装帧设计 张志全

西方的智慧

——从苏格拉底到维特根斯坦
(全译本)

[英]伯特兰·罗素 著

瞿铁鹏 殷晓蓉 译

王鉴平 俞吾金

瞿铁鹏 殷晓蓉 修订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4 插页 4 字数 334,000

2017年1月第2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3664-9 / B · 1166

定价 118.00元

目 录

- 001 前言
- 002 序
- 006 苏格拉底以前
- 050 雅典
- 114 希腊化时代
- 138 早期基督教
- 162 经院哲学
- 198 近代哲学的兴起
- 248 不列颠经验主义
- 270 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
- 306 功利主义以来
- 334 当代
- 365 结语
- 370 索引

- 377 译后记
- 378 修订后记

亚历山大的诗人卡利马科斯 (Callimachus) 说过：“大书是大难！”总的说来，我对这一观点颇有同感。不过，我胆敢将这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因为就“难”来说，本书是个小难。不管怎样，由于我以前写过一本同类主题的书，故对它需作一专门说明。《西方的智慧》是一本全新的著作，当然，倘若没有《西方哲学史》先行出版，就不会有《西方的智慧》的面世。

本书试图概述从泰勒斯 (Thales) 到维特根斯坦 (Wittgenstein) 的西方哲学史，同时提示这一史话展开的历史环境。为有助于阐述，书中有人物、地点、文献的图片集，这些图片尽可能选自它们所涉及时期的原始资料。首先，只要行得通，都尽力把通常只用语词表达的哲学观念转换成图解，用几何隐喻的方式传递同样的信息。我在这方面得到的支持不多，因而效果并非都尽如人意。不过，看来这种叙述方法值得探索。只要行之有效，图像的说明具有更多的优势，即它不受任何特殊语言的束缚。

至于再出版一部哲学史，有两件事应该作些偏袒的辩护。首先，简洁而又相当全面的叙述很少看到。确实，有许多范围广泛的哲学史，用更大篇幅对每一项都作了更为详细的讨论。显然，本书无意与这些著作竞争。那些对这一学科产生浓厚兴趣的读者，无疑会在适当的时候查阅这些著作，也许会进一步研读原著。其次，目前越发强烈的专门化倾向，使得人们忘记了他们在智识方面受惠于其祖先。这一研究旨在抵消这种健忘。在某种重要意义上说，所有的西方哲学史都是希腊哲学史；沉湎于哲学冥思而割断我们与过去伟大思想家的联系纽带，是徒劳无益的。人们过去一直以为，哲学家对任何事情都有点了解是恰当的，这也许是错的。哲学因其研究范围而需要各种知识，不管怎样，流行的观点即哲学家可以对任何事物一无所知，无疑是错的。认为哲学真正始于1921年或至少始于1921年前不久的那些人，没有看到当前的哲学问题绝非突然产生，凭空而起。因此，相对慷慨地对待希腊哲学，就不必再作辩解了。

哲学史可以两种方式叙述，要么叙述都是纯粹说明性的，展示这个人说了什么，那个人所受影响有多大；要么叙述与某种程度的批判论说相结合，展示哲学讨论是如何进展的。本书采用第二种叙述方式。应该补充的是，这不至于误导读者以为，只要发现某一思想家的观点不够格，便立刻将其打发了事。康德曾说，他最害怕的不是被反驳，而是被误解。在我们将某些哲学家置之—旁之前，应努力理解哲学家试图表达什么。同时，必须承认，有时所下功夫与达到的见识似乎不成比例。归根结蒂，这是每个人不得不自己解决的判断问题。

本书主题的范围与论述和我先前的著作不同。新的材料主要归功于我的编辑保罗·福克斯 (Paul Foulkes) 博士，他帮助我正文的写作，并选择了许多插图，设计了大部分图解。本书的初衷是提供哲学家们讨论的一些主要问题的概观。如果读了这些内容后，读者产生兴趣去探索他也许不会那样考虑的主题，那么本书的主要目的便达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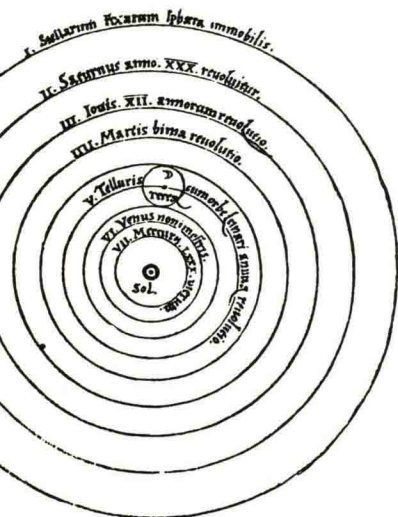
伯特兰·罗素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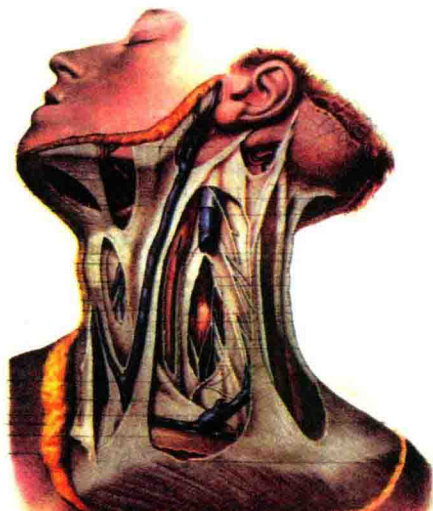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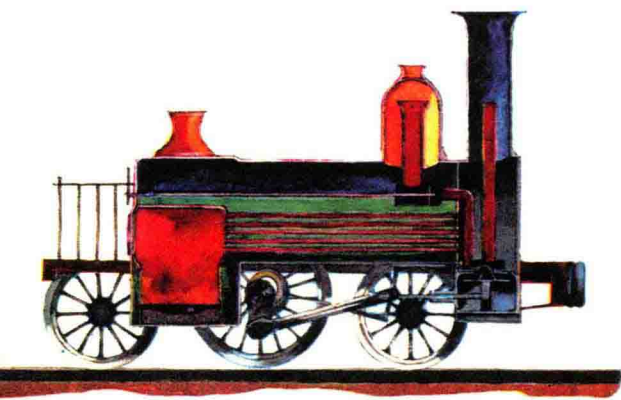
当哲学家工作的时候，他们究竟在干什么？这确实是一个古怪的问题，我们可以先陈述他们不干什么来努力回答这个问题。在我们周围的世界，有许多事物我们了解得非常透彻。例如，蒸汽机的运转，这属于力学和热力学的领域。另外，我们十分清楚人体构造和活动的方式，这些是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的事项。最后，对于群星的运行，我们知之甚详。这属于天文学的范畴。所有这类非常确定的各种知识属于这门或那门科学。

但是，所有这些知识都与未知的周围领域毗连。当任何人进入并超越边缘区域时，他就从科学步入思辨的领域。思辨活动是一种探究，其中就有哲学活动。正如我们下文所述，在这个意义上，各门科学都始于哲学探究。一旦科学获得稳固的基础，它就或多或少相对独立地继续发展，只余下边界上的难题和方法的问题。但是，在某一方面探究的过程并非如上述那样进行，它只是继续下去并找到新的用途。

同时，我们必须将哲学同其他种类的思辨区别开来。哲学本身既不希冀消除我们的烦恼，也不企图拯救我们的灵魂。正如希腊人指出的那样，哲学是一种为自身而从事的游览冒险活动。因此，原则上不可能有教条、礼仪或任何神圣存在的问题，当然尽管个别哲学家可能最后成为固执的教条主义者。对于未知世界，确实可以采取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接受一些人的见解，这些人自称基于书本，他们知道各种神秘的事物



科学研究未知的事实，哲学与思辨相关。





或其他灵感的来源。另一种态度是走出去自己探索，这是科学和哲学的方法。

最后，我们可以指出哲学的一个独有特征。如果有人询问什么是数学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给他一个词典的定义，比如，为了论辩，可以说数学是数字的科学。就其本身而言，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陈述，而且一个对数学无知的询问者很容易理解这一陈述。只要有确定的知识领域存在，都能以此方法给出定义。然而哲学却不能如此定义。任何定义都将引起争议，而且已表现出一种哲学态度。探明哲学为何物的唯一方法是从事哲学研究。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展示以往人们如何从事这种研究的。

7

勤于思考的人们某些时候确实向自己提出许多问题，这

8

些问题非科学所能回答。那些自己努力思索的人们，也决不会相信占卜者提供的现成答案。哲学的任务就是探索这些问题，并且有时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我们也许不禁问自己诸如此类的问题：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如果它确实有什么意义的话。世界究竟有无目的，历史的发展是否走向某处，或者说这些都是无意义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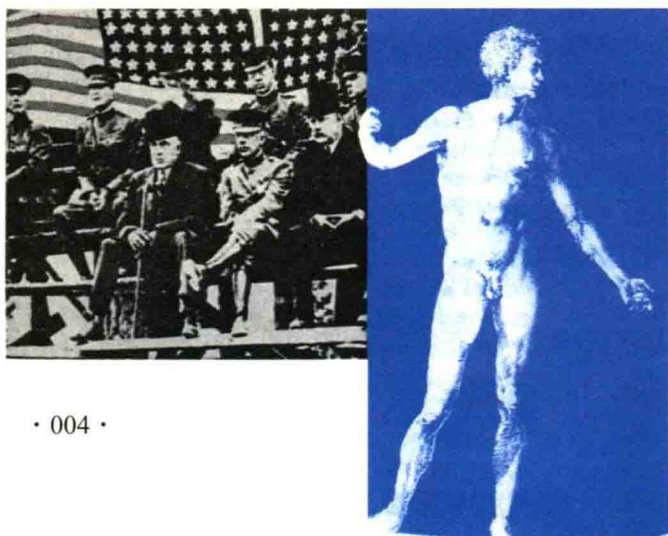
还有这样一些问题：自然界是否受规律支配，或者是否仅仅因为我们乐于看到秩序井然的事物，从而认为事实也是如此。另外，存在一个总的疑问，世界是不是分成精神和物质两个根本不同的部分，如果真是这样，它们又怎样结合在一起。

人类又怎样呢？是不是像天文学家所见的那样，人类只不过是在微小的无足轻重的行星上，四顾无援地爬行的些微尘埃？或者，像化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人类只不过是一堆以某种奇怪方式组合起来的化学制品？最后，或者在哈姆雷特(Hamlet)眼里，人类在理性上是高贵的，在官能上是无限的？也许对于上述情况，人类是否兼而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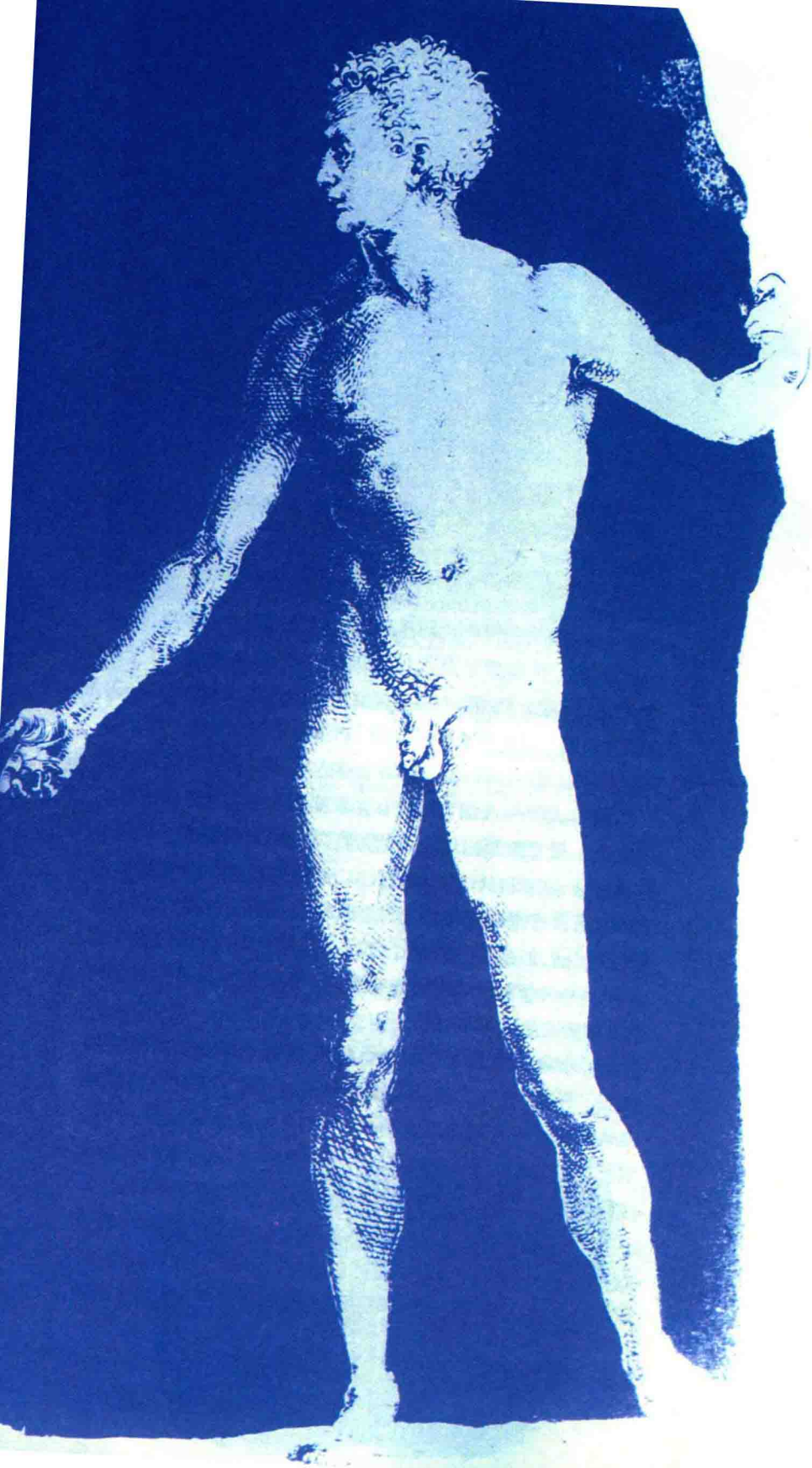
与之相应，存在着事关善恶的伦理问题。是否存在一种善的生活方式，一种恶的生活方式，抑或无论我们如何生活都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存在一种善的生活方式，那么它是怎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又何以能学会过这种生活？是否存在我们叫做智慧的重要东西，或者看起来那么重要的智慧仅仅是无实在意义的疯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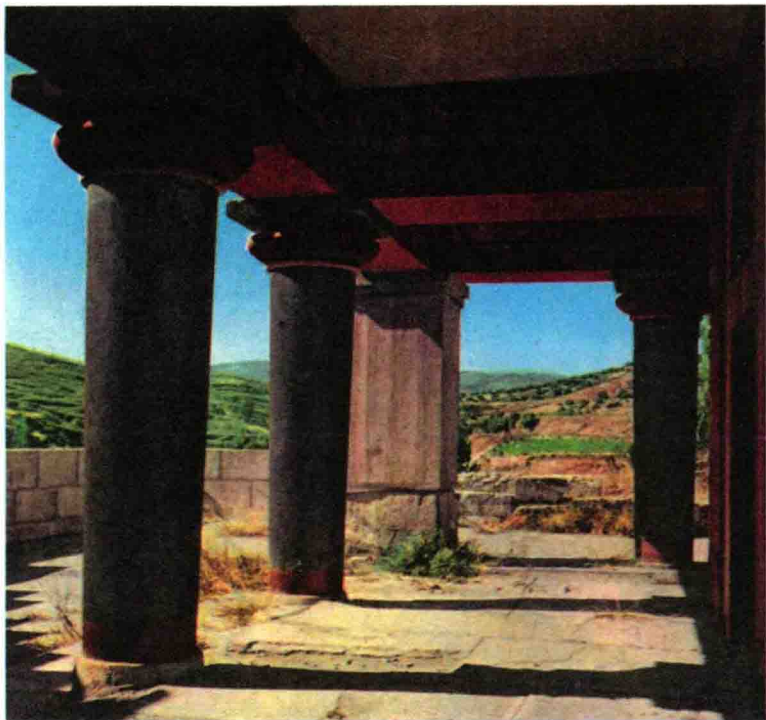
所有这些都是令人困惑的问题。人们不能通过实验室的试验来解决这些问题，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们也不愿求助于普遍有效的灵丹妙药施与者的述说。哲学史给这些问题提供所能

给出的回答。在研究这一困难学科时，我们学习别人在其他时代对这些问题所做的思考。这样，我们对他们开始了解得更深入了，因为他们处理哲学的方式是其生活方式的重要方面。最后，尽管我们知之不多，但这可以指引我们如何生活。



人是无助的小矮人，
还是地球的大笨蛋，
抑或如哈姆雷特看到的样子？





克诺索斯宫殿,在克里特(Crete),希腊文明的祖先。

苏格拉底以前

当有人问一般的问题时,哲学就诞生了;对科学来说也是如此。最早表现出对一般问题好奇心的是希腊人。我们今天所知的哲学和科学是希腊人(Greek)的发明。希腊文明的产生,引起思想活动的暴发,这是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事件;这是空前绝后的事件。在两个世纪不长的时期内,希腊人在艺术、文学、科学和哲学方面杰作迭出,令人惊叹,这些杰作为西方文明确立了一般的标准。

哲学和科学从公元前6世纪米利都(Miletus)的泰勒斯(Tales)开始,在这之前什么事物的发展导致了希腊人天赋的骤然展露?不管要花多大力气,我们也必须尝试找到一个答案。自20世纪以来,考古学已大踏步地向前发展,我们借助其成果可以拼合出关于希腊人如何发展的相当完整的解释。

在世界诸多文明里,希腊人是后来者。埃及(Egypt)和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的文明比希腊的文明要早几千年。这些农业社会沿着大河两岸发展起来,这些社会的统治者是神

圣的国王、军事贵族和掌握着多神教体系解释权的强有力的祭司阶级。大多数人口是从事农耕的农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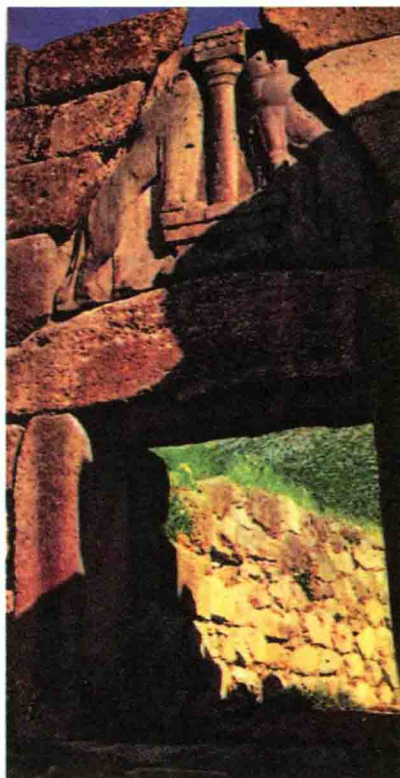
希腊人后来吸取了埃及人和巴比伦人 (Babylonia) 提供的某些知识。但是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却没有发展起科学和哲学。由于缺乏天赋的智慧,还是由于社会条件? 在这里提这样的问题是无用的,因为两者无疑都起到自己的那部分作用。有意义的倒是,宗教的作用没有引起理智的冒险活动。

在埃及宗教更多地关心来世生活,金字塔是陵墓建筑。一些天文学知识保证了对尼罗河潮水的预测,作为管理者的祭司已发展出了象形文字。但是,几乎没有资料留存下来,供人们向其他方向发展。

在美索不达米亚,伟大的闪米特帝国 (Semitic) 取代了早先的苏美尔帝国 (Sumerians), 闪米特人采纳了楔形文字。就宗教方面而言,主要旨趣更倾向于此世的幸福。星辰运动的记录,巫术和占卜相关联的实践是以之为鹄的。

稍晚,贸易社团发展起来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克里特 (Crete) 的居民,他们的文明直到现在才再一次显露出来。克里特人可能来自小亚细亚沿岸,很快便在爱琴海各个岛屿取得重要地位。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移民浪潮,导致克里特文化非同寻常的发展。在克诺索斯 (Knossos) 和菲斯托斯 (Phaistos) 建立了宏伟的宫殿,地中海到处都是克里特人的船舶。

从公元前1700年以来,频繁的地震和火山爆发,使克里特人开始向邻近的希腊和小亚细亚移民。克里特的手艺人改变了大陆人民的文化。在希腊,显示这一点最有名的地点是阿哥利德 (Argolid) 的迈锡尼 (Mycenae),阿伽门农 (Agamemnon) 的传说的故乡。荷马 (Homer) 史诗记载的正是迈锡尼时代的那些记忆。约公元前1400年,克里特发生了强烈的地震,克里特的霸权突然终结了。



狮门,在迈锡尼,许多影响在此生根。



已知最早的希腊语铭文,在公元前8世纪锡拉岛的石头上。

到那时为止，希腊大陆已吸收了连续两次入侵者的浪潮。第一次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是从北方来的爱奥尼亚人(Ionians)，而且他们看来已逐渐地与当地人民融合在一起了。三百年后，接踵而至的是亚该亚人(Achaeans)的入侵，这一次产生了统治阶级。在迈锡尼时代和荷马时代，一般说来，希腊人的主人是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世袭阶级。

克里特与亚该亚在地中海有着广泛的贸易联系。公元前1400年，克里特的大灾难并没有中断这种联系。公元前1200年左右，在那些威胁埃及人的“海洋民族”内，我们发现克里特人、埃及人叫他们为“培力斯人”(Pelisets)。这些人是最早的腓力斯丁人(Philistines)，他们定居的地方巴勒斯坦(Palestine)就取名于腓力斯丁人。

大约公元前1100年，进一步的入侵取得了自然灾害所不能达到的成就。在多利安人(Dorians)入侵的影响下，整个希腊和爱琴海落入生机勃勃的、未开化的、东征西讨的游牧民族手里。亚该亚人早在公元前12世纪的特洛伊战争(Trojan War)中就已消耗殆尽，不可能阻止大屠杀。海上强权落入腓尼基人(Phoenicians)手中，希腊从此进入暗淡时期。正是在那个时期，希腊人从腓尼基商人那里吸取了闪语字母，他们补充了一些语音，使其完善。

希腊本土崎岖不平，气候多变。贫瘠的山脉把国土分割成片，从一个谷地到另一个谷地的陆路穿行是困难的。相互分离的公社在肥沃的平原上产生，当土地不再供养得起众多人口的时候，有些人开始跨过大海寻找殖民地。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西西里岛沿岸，意大利南部和黑海沿岸，希腊人的城市星罗棋布。随着殖民地的产生，贸易发展起来了，希腊人和东方人又恢复了接触。

从政治方面看，多利安人之后的希腊经历了从亲属关系开始的一系列有规则的变迁。权力逐渐掌握在贵族手里，接下来是非世袭的君主或僭主时期，最后，政治权力归于公民，“公民”这个词的字面含义是“民主”。从此以后，僭主政治和民主交替出现。只要全体公民可以被召集到市场，纯粹民主就可能行得通。在我们的时代，纯粹民主只在瑞士一些比较小的州内幸存下来。



狄奥尼索斯，色雷斯之神，神秘和狂热的象征。

希腊世界最早的和最伟大的文学丰碑是荷马的作品。关于荷马,我们不知道任何确切的东西。有人甚至认为,存在的只是后来以这个名字命名的诗歌。不管怎么说,两部伟大的荷马诗歌——《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已经写出来了。诗歌叙事的中心是在公元前1200年之后不久发生的特洛伊战争(Trojan War),由此我们看到后多利安人对前多利安人事件的叙述,因而诗歌有某种程度的不连贯。就诗歌的现在形式看,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雅典(Athens)僭主庇西特拉图(Peistratus)退位时。先前时代的暴行在荷马时代已经缓和了,尽管它的痕迹仍然留存下来。诗歌确实反映了无束缚的统治阶级的理性态度。在迈锡尼时代,尸体不是像我们所知的那样被埋葬,而是被焚化。在奥林匹亚的万神庙(Olympic Pantheon)内,艰难地讨生活的主人们熙熙攘攘。好在宗教不存在,因此,就如异乡人严谨细致的习俗,是强劲有力的。比较原始的因素,例如,在处死囚犯的仪式上,人的献祭虽时有突破,但非常罕见。总的说来,气氛是紧张的。

从某种角度说,这象征着希腊精神的张力。一边是秩序和理性,另一边是放荡不羁和本能冲动。前者产生了哲学、艺术和科学,后者产生于跟丰收仪式相关的比较原始的宗教。在荷马时代这种因素得到较好的控制,后来,特别是与东方有了重新接触之时,它又一次处于显赫的位置上。它与狄奥尼索斯(Dionysus)或酒神巴克斯(Bacchus)崇拜有关联;狄奥尼索斯原先是色雷斯(Thrace)的神祇。对这种远古野性的革新式的影响,在俄耳甫斯(Orpheus)这个传奇形象中产生了,据说俄耳甫斯是被过酒神节(Dionysian)的狂女们肢解的。俄耳甫斯教的教义有禁欲主义倾向,而且强调精神的狂喜状态。这种教义希望人们获得“神灵感应”或与神统一的状态,由此获得神秘的知识,否则就不会得到这种知识。俄耳甫斯教以这种精致的形式对希腊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最初表现在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身上,他使其适合他自己的神秘主义。就它不是纯粹的科学因素而言,它的各种因素是从毕达哥拉斯那里进入柏拉图(Plato)和大多数古希腊哲学中的。

但是更多原始的因素,甚至也在俄耳甫斯教的传统中幸存下来。它们确实是古希腊悲剧的来源。在古希腊悲剧里,



阿波罗,奥林匹亚之神,光明和理性的象征。

同情心总是偏向那些受狂热情感和激情困扰的人那边。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恰如其分地说,悲剧是对性情的陶冶或情感的净化。归根结底,正是希腊人性格的双重性,使它能够彻底地改变世界。尼采 (Nietzsche) 称这两种因素为阿波罗因素和狄奥尼索斯因素。单独一个因素不可能导致希腊文化非同寻常的发展。在东方,神秘主义因素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爱奥尼亚科学学派的产生,把希腊人从这种单一的迷惑中拯救出来。但是,宁静就其本身来说,如神秘主义一样,不可能引起思想革命。所需要的是对真和美的热情探究。看来俄耳浦斯的影响提供的正是那种观念。对苏格拉底 (Socrates) 来说,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值得指出的是,在希腊词汇中,“理论”一词起初有某种“观光” (sight-seeing) 的意味。希罗多德 (Herodotus)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理论”这个词。充满活力的好奇心,热衷于对不偏不倚探究的爱好,这赋予希腊人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明,其基础肇始于两千五百年前米利都的哲学和科学的传统。正是由于这种传统,它不同于世界上其他的伟大文明。贯穿于整个希腊哲学的主导概念是逻各斯 (logos)。我们除去这个术语的其他各方面不说,它包含有“语词”和“量度”的意思,因此,哲学论说与科学的探究是密切相关的。从这种关联中产生的伦理学说,在知识中看到了善,这是不偏不倚探究的结果。

如上所述,提出一般性问题是哲学的开端。那么,这种问题是以什么形式提出的呢? 广义说来,它们在寻找一种秩序,这在寻找因果关系的观察者看来,就像在杂乱无章的、偶然的事件中发现线索一样。最初提出秩序概念是出于什么原因,这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是政治动物,人不是孤立地生活的,恰恰相反,他是在社会中生活的。即使在最原始的水平上,这种生活也包含着某种组织,秩序概念正是发源于这种组织。秩序最初是社会秩序。自然界中一些有规则的变化,诸如日夜交替、四季循环,无疑很早以前就为人所知。但是,正是借助于人的解释,这些变化才被人们理解。天体是神,自然神灵的力量,这是人在自身的想象中创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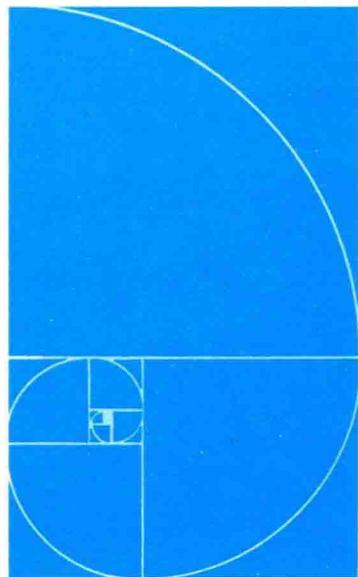
生存问题首先意味着人必须使自然力服从他自己的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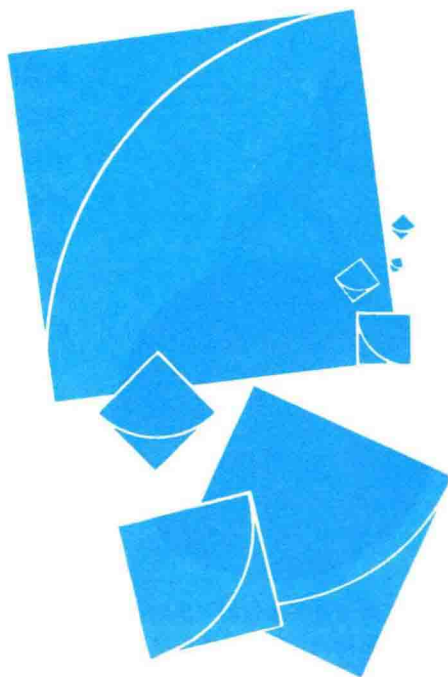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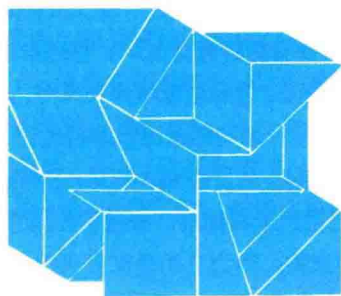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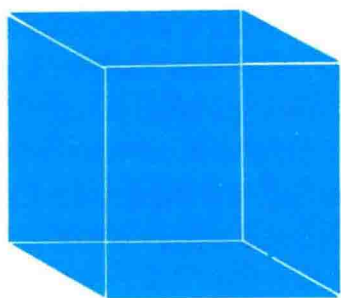
哲学家思考有关事物秩序的一般问题

志。在用我们现在所谓的科学方法做到这一点之前，人们利用巫术做到这一点。在这两种情况里，作为基础的一般概念是相同的。因为巫术是人们在某种严格规定的仪式的基础上，力求达到特定结果的一种尝试。它的基础在于承认因果原则，即承认若给出同样的前提条件，同样的结果就会随之发生。因此，巫术是原始科学。另一方面，宗教产生于不同的根源。在这里，有一种违背或不顾有规则序列以求达到结果的企图。它在超自然的领域内起作用，具有摈弃因果关系的含义。因此，两种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尽管我们在原始思维中常常看到它们混合在一起。

我们称为语言的交往手段，是从各种群体参与的共同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基本的目的是使人们能够致力于达到共同的意图。因此，在这方面基本的概念是“同意”。同样，我们很可能把这种概念看作是逻辑的出发点。这种概念产生于下述事实，在交往中人们最终达成一致，即使他们不过是各自保留不同的意见。当我们的祖先陷于僵局，为了解决问题，他们



宇宙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有序的
还是混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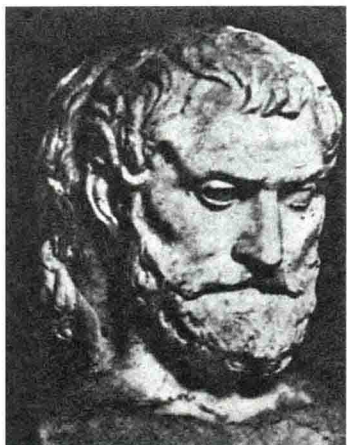
会诉诸武力。一旦对手被杀死，他就不再反驳你了。有时可替代的方法是通过讨论来探究问题，如果问题归根到底是可以探究的话。这是科学和哲学的方法。读者自己可以判断一下，自史前时代以来，我们在这方面有多大进步。

希腊哲学显示了各种二元论对其各个阶段的普遍影响。这些二元论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一直是哲学家撰述或争论的题目。它们的基础全在于真与假的区别。在希腊人的思想中，和真与假紧密相关的是善与恶、和谐与冲突的二元论。因此，现象与实在的二元论今天仍然有活力。除此之外，还有心与物、自由与必然的问题。进一步说，还有关于事物是一还是多、简单还是复杂的宇宙论问题。最后，还有混沌与秩序、无限与有限的二元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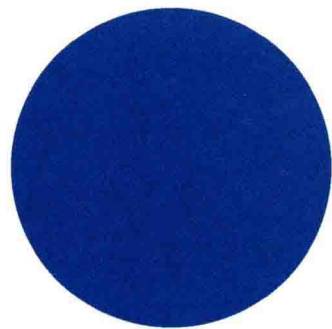
早期哲学家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是有教益的。一个学派可以攻击二元论的一个方面，后来的另一学派则会提出批判并采纳对立一面的观点。最后，第三个学派会向前进一步，形成某种妥协，取代前面两种观点。黑格尔 (Hegel) 正是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中看到各种相互对立的学说的拉锯战，因而，他着手提出他自己的辩证法概念。

各种二元论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着。然而我们可以用一种粗略的且便捷的方式，使它们相互分离开来，表明哲学一直在探讨的不同类型的问题是怎么样的。真与假的问题在逻辑中讨论。从表面上看，善与恶、和谐与冲突属于伦理学的问题。现象与实在、心与物的问题，可以被确定为知识论或认识论的传统问题。余下的二元论或多或少属于本体论，即存在论。当然，这些划分绝不是固定不变的。事实上，希腊哲学某些比较鲜明的特征正是由于这些界限被打破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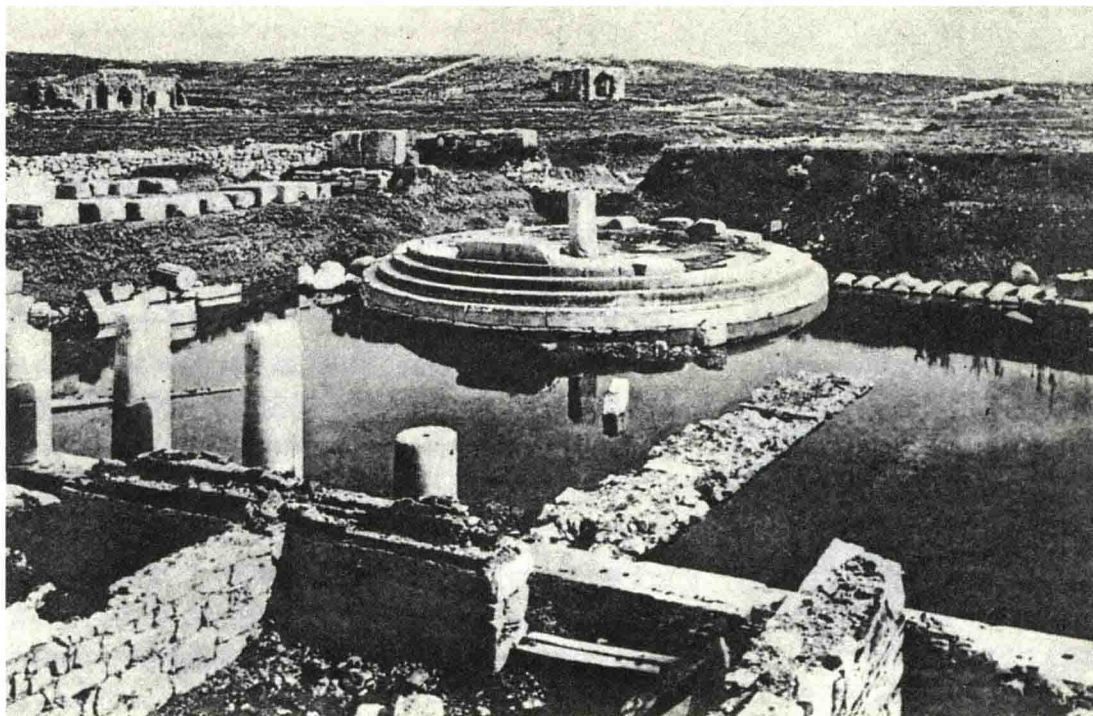
第一个科学的哲学学派在米利都出现。米利都城坐落在爱奥尼亚海岸，它是繁荣的贸易通商口岸。它的东南是塞浦路斯 (Cyprus)、腓尼基和埃及；北面是爱琴海和黑海，向西跨过大海是希腊大陆和克里特岛。米利都东面紧靠吕底亚 (Lydia)，它与美索不达米亚帝国接壤。从吕底亚人那里，米利都人学会了打制金币，以作货币之用。米利都港口挤满了各国的帆船，货栈里堆满了世界各地的货物。因为货币是贮存价值的一般手段，人们可以借助它用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因此，当人们发现



米利都的泰勒斯



逻辑发展渗透于米利都人的唯物主义。泰勒斯说，万物都是由水构成的，但没有解释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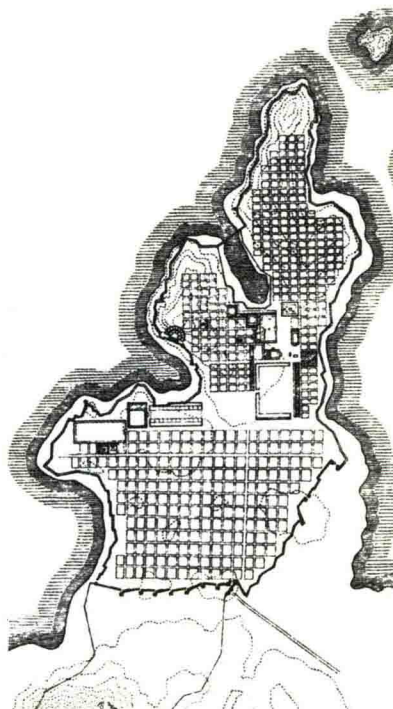


米利都的港口设施

米利都的哲学家提出事物是由什么构成的问题时,就不会觉得惊奇了。

“万物都是由水构成的”,据说米利都的泰勒斯已说出这个命题。哲学和科学因此从他开始。希腊传统把泰勒斯算作七贤之一。我们从希罗多德那里得知,他预见过一次日蚀。经天文学家推算,这次日蚀发生在公元前585年,因此这一年算作他的鼎盛期(floruit)¹。泰勒斯未必具备日蚀理论,但他必定熟悉巴比伦人对这些现象的记录,因而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些现象。虽然他幸运地知道它,但这在米利都是可见的现象,这对编年学来说是一桩好事,而且无疑也为他赢得了声誉。同样,他是否已在几何学中确立了三角形相似性定理,也很不确定。然而,他确实运用埃及人测量金字塔高度的纯经验方法,测量海上船只离岸的距离,也测量过其他人所测不到的对象。因此,他具有某种概念,即几何学原理具有一般的范围。这种一般性概念是首创的,而且是希腊人的首创。

据说泰勒斯也说过,磁石有灵魂,因为它可以移动铁。进一步的陈述是万物充满着灵魂,则较有异议。虽然这或许是人



1 “鼎盛期”是古希腊历史学家的术语,用来概括生卒年月不明的古人的生活时代。一般认为,“鼎盛期”指一个人四十岁左右。——译者注